

卷四

書名 秦漢文八卷 嘉靖三十四年序刊本
 撰者 明 胡纘宗 輯
 卷 卷四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各代 上古漢魏六朝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58
 編號 D7831200

秦漢文卷之一

秦惠文王

詛楚文

秦嗣王敢用吉玉宣璧使其宗祝邵馨

告于不顯大神巫咸顯大沈又秋

以匹楚王熊相之多臯顯大神亞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31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5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秦漢文八卷 嘉靖三十四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天水胡纘宗總次

吳門馬騷黃省曾校

新安程良錫重校刊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2053

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6 7 8 9 4



秦漢文卷之四



吳門馬驥黃省曾校

新安程良錫重校刊

晁錯

論貴粟

錯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

所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以文學為

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六事錯為人峭直

深刻師古曰隋與峭同謂峻愜也音于笑反孝文時天下

無治尚書者獨聞齊有伏生故秦博士

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迺詔太常

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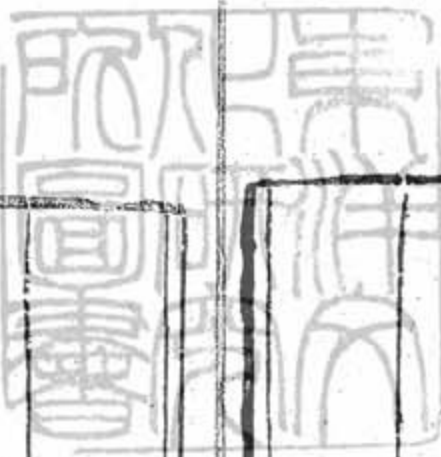
因上書稱說師古曰稱師法而說其義詔以為太子

舍人門大夫師古曰初為舍人又為門大夫遷博士又

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

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

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



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

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

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

子急之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

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

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為太

子家令臣瓚曰茂陵中書太子家令失八百石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

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

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懇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耻

人情一食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

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
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奸邪所
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
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
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
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
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
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
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

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
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
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
小者坐列貶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
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
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
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
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
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

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為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滯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

三二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廼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

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言兵事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畧畜
左師古曰三毆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
與驅同
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師古曰益敗兵之卒沒世不復師古曰未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

師古曰輯與集同底與砥同

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

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非隴

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

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

師古曰繇讀與

由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

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

師古曰今一曰得

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

溝漸車之水

師古曰漸讀曰澌謂浸也音干兼反

山林積石經川

丘阜

師古曰經川常流之水也大陸曰阜

山木所在

師古曰山此

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

屬師古曰曼衍猶聯延也屬續也衍音弋戰反屬音之欲反平原廣野此車

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師古

日遠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

兩陳相近平地淺水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

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師古曰萑葦也葦葭也蕭蕭也萑音莞

以木蒙龍支葉茂接師古曰蒙龍覆蔽之也龍音來東反此矛

鋌之地也師古曰鋌鐵把短矛也音上延反長戟二不當一曲

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

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淨不集師古

日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

音相失師古曰金上鉦也鼓所此不習勒兵之

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

與袒楊同應劭曰袒楊肉袒也師古曰湯音錫弩不可以及遠與

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

同師古曰鏃矢鋒也音子木反此將不省兵之禍也師古曰

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手敵也

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

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

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師古曰易

平也音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

大敵國之形也師古曰彼我力均不能相勝以

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師古曰不煩華夏之

擊今匈奴地形技藝与中国異上下山阪出入

溪澗中國之馬弗与也師古曰險道傾仄且馳

且射師古曰仄中國之騎弗与也風雨罷勞飢

渴不困師古曰罷中國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

長技也若土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師古曰易亦

其勢銳可也則匈奴之中易撓亂也師古曰撓

衝突敵人也勁弩長戟射疏及

遠師古曰疏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

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師古曰什伍為

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蘇

曰騶音馬驟之驟如厚曰騶矢也處平易之也

可以矢相射也臣瓚曰材官騎射之官也射者

騶發其用矢者同中一的言其工妙也師古曰

騶謂天之善也春秋左氏傳作裝字其音同耳

臬音牛列反 則匈奴之革筥木薦弗能支也孟

即謂糜也 曰革筥以皮作如鏡者被之木薦以木板作如

楯一曰革筥若楯木薦之以當人心也師古曰

一說非也 音息嗣反 下馬地闔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師古曰

師古曰給此中國 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謂相連及

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

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

取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

事也以大為小以強為弱在俛仰之間耳師古曰言

不知其術則由大必小由強必弱 夫以人之死爭勝

必弱也俛亦俯字仰讀曰仰

跌而不振服虔曰蹉跌不可復起師古曰 則悔之

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父渠蠶夷

之屬來歸誼者其車數千飲食長技与匈奴同

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

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師古曰輯以

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

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車相為表裏各用其

長技衡加之以衆張晏曰衡音橫師古曰 此方

陋昧死土狂言唯陛下財擇師古曰財與裁同也

論守邊備塞事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土師古曰貉音莫客反南攻

揚粵張晏曰揚州之南越也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

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

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

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

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文穎曰土地寒故也食肉而飲酪

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師古曰密理謂其毳也其性能

寒師古曰能讀曰耐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

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木

土成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服虔曰償什也秦

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

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

大父母毋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孟康曰秦

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免役不供復役之也或云直先免取其左也師古曰閭里門也居閭之

左者一切皆免之非謂復除也解在食貨志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

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

之也師古曰北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

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重蒙

矢石赴湯火師古曰蒙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

也有万死之害而亡錄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

一筭之復師古曰復復陰天下明知禍烈及已

也師古曰益火曰陳勝行成至於大澤為天下

先倡師古曰唱也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

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師古

音直其勢易以擾亂邊竟師古曰竟何以明之

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

如飛鳥走獸於廣壘師古曰壘美草甘水則止

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

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為南師古曰

字也南也耕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

或當燕代或當土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

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

敗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速輟繞至則胡又已去

李奇曰纒音裁師古曰纒淺聚而不罷為費甚

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

不安矣陛下幸憂邊竟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

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師古曰更謂易

代也音庚又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

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其蘭石

布渠荅服夷曰蘭石可投人石也蘇林曰渠荅

子曰城上二步一渠五程長三尺冠長十尺臂

長六尺二步一荅上廣九尺袤十二尺師古曰

蘭石如說是也渠荅蘇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

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

人師古曰調言筭度之也總計城邑之為中周

虎落師氏曰虎落者外蕃也若今時竹虎也蘇

室屋具田器廼募臯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張晏

曰募民有罪自首除罪定輸作者也復作如徒

也臣瓚曰募有罪者及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

月者今皆除其罰令居之也師不足募以丁奴

婢贖臯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

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師古曰復予冬夏衣

廩食能自給而止師古曰初徙之時縣官具廩

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孟康曰食

也樂卿者也朝位從卿而无職也師古曰孟說非也

然二十等爵内无有卿名蓋謂其等級同列卿者也其二夫若妻者縣官

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

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

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孟康曰謂胡人

國能奪得之者以半与之師古曰孟說非也言

胡人入乃寇驅畧漢人及畜產而它人能止得

其所驅者令其縣官為贖張晏曰得漢人官為

本主以半償之贖也師古曰此承主

何之言謂官為備償也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

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師古曰言非以此事

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

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如淳曰東方諸郡

邊者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

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

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師古曰

恨之人使行戍役也

論募民徙塞下事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

輸將之費益寡如淳曰將送也或曰將資也甚大惠也下吏

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師古曰稱副也存卹所徙之老弱

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師古曰輯與集同使

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

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師古曰所以充實寬廣空虛之

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

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

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

內門戶之閉張晏曰二房也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

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

師古曰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

昏師古曰昏謂婚姻配今也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

室屋完安此所張晏曰畜長六畜也師古曰種樹謂桑果之屬長音竹兩反

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

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

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服虔曰假音假備之

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假五百帥名也師古曰假大也音工雅反

其邑之賢材有護師古曰有保護之能者也今流俗書本護字作讓妄改之

耳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師古曰各守其業也幼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謹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師古曰還讀曰旋旋踵可旋其足也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師古曰意疑之也壹大治則終

身創矣師古曰創懲改也音祈亮反欲立威者始於折膠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來而能困使得氣

去師古曰使其得勝逞志氣而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

下財察

鄒陽

諫吳王書

陽齊人也陽事吳王濞王以太子事險

有邪謀陽奏書誰為其事尚隱惡不指

斥言故先引秦為喻因道胡越齊趙之

斥言故先引秦為喻因道胡越齊趙之

難然後乃致其意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

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告漢家未央宮也三輔黃

圖曰未央臺殿

如淳曰衡猶稱之衡也言其懸法度於其上申子曰

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權衡

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畫地而人不犯兵加

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容兵之據

以叩函谷咸陽遂危

史記曰陳勝字涉陽呂人勝為王渡為張楚西擊

秦又曰張耳大梁今也陳勝起斬以耳為校尉廣雅曰據引也言相引以為援也何則

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洎之

外史記曰秦惠王遊至北河

上覆飛鳥下不見

伏兔

蘇林曰覆盡也言胡上射飛鳥下盡地之伏兔

闕城不休救兵不

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去千里不絕

去

鄭玄禮記注曰流猶行也

何則疆趙責於河間

應劭曰趙幽王為呂后所

幽死文帝上其長子為鄭王取趙之河間立弟辟疆為河間王至子哀王無嗣國除遂欲復還

得可

六齊望於惠后

孟康曰高后割濟南郡為呂王台奉邑又割琅邪郡

封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為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王與

呂后漢書曰文帝閱濟地迤亂自滅盡封悼惠王諸子列侯後齊文王繼庶子於是分齊為六

將間為齊王惠為濟北王賢為淄川王雄渠為膠東王卬為膠西王光為濟南王也城

陽顧於盧博

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興居討諸呂有功本當盡以趙地

王章梁地王與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以二
郡王之章失職歲餘薨與居誅死盧博濟北王
治處喜故顛念而然也又曰二郡謂城陽章所
封齊北與居所封與居誅死故喜顛念而限也
泰山郡有博
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
凌濟北縣
三王念其父見遷殺也漢書曰上憐淮南王不
軌上乃立厲王三子安為淮南王傲為衡山王
陽為廬

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孟康曰不
如淳曰皆自私自然宿忿不能為吳也若吳舉兵
反天子來討謂四國但有意不敢相救也以孟
廣解其文故有不專救漢如淳解其意
故云不能為吳二說相成義乃可明
胡馬遂

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蘇林曰青陽
越水陸共伐漢也善曰此同孟康之義我張曼
曰還舟聚舟也言胡為越難越為吳唯不可恃

也善曰此微同如淳之說秦始皇帝本紀曰能使
荆王獻青之田已而背約得要擊我南郡劉使

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
漢亦折西河而下此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

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善曰大國
假言吳思助漢人胡越俱來伐之漢雖復使梁
并淮陽之兵以遏越人之糧漢哉西河以下而
助於趙終無所益故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
為大王患也然其意欲被吳計雖使當晉耳使
越人當為吳人韓當為禦言吳越欲來伐漢七
乃使梁并淮陽之音人止吳人之糧漢截西河
以禦於趙如此則趙不得進吳不得深陽惡指
斥故假胡越錯亂其辭自此以下乃致其意焉

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

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

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

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善曰底與

也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外客游談之士無敢自進於前漢書王莽傳曰游者謂之談說

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如淳曰致易精則無國

而不可奸善曰爾雅曰切飾固陋之心則何王

之門不可洩長据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皆

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竊高下

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善曰新序公孫龍謂乎

風高先主之知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善曰

悅先王之至柯臣聞鷲至鳥累百不如一鳥孟

大鵬也如淳曰鷲夫金趙之時服虔曰八王

之時應劭曰武力鼎士絃縣服叢臺之下者一

且成市服虔曰絃縣大盛玄黃服也臣瓚以不

能止幽王之沈患韋昭曰高帝子幽王友也淮

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

善曰漢書曰淮南厲王長謀然則計義不得雖

諸賁不能安其位亦矣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

魚下以進抽劔以刺王說苑曰勇士故願大王

省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

明求衣臣瓚以為文帝入關而立以天下自立

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襄儀父之後應劭曰

定文帝遣宋虛侯章東喻齊王嘉其首深割嬰

見王之應劭曰封齊王六子為王其中壤子王

樂代益以淮陽善曰此言文帝之時梁王揖代

徒武為梁王也然參楫昔少故云壤也昔灼曰

卒什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

象新垣等哉善曰漢書曰濟比王與居聞帝之

曰淮南王道死應劭曰二國有今天子新據先

帝之遺業善曰制天子景帝左規山東右制關

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

起於漢如淳曰新垣平詐言周鼎在泗水中臣

則不至為吳計者猶新垣新垣過計於朝服虔

誤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

灌章邯應劭曰章邯為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

史記曰張良說漢兵不留行善曰言攻之易牧

敝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張晏曰項羽自

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項王以失其地

如淳曰荆亦楚謂項王敗走也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孟康曰言國家不可度幾願大王熟察之

獄中上書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當以為然徒虛語

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

如淳曰白虹兵象曰為君善曰畏畏其不成也

列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相氣見白虹貫日不

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衛先生為秦書長平

死太子曰吾知其然也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遺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策所言事用不成善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昂昂趙

之事太白蝕昂昭王疑之趙破長平軍欲遂滅

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

願知張晏曰盡其計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

所疑張晏曰言左右不明者不敢并王是使荆

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

昔五人獻寶楚王誅之善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美玉楚山之下奉而

獻之武王武王使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剛和

也剛其左足武王堯成王即位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李斯竭忠胡亥極刑善曰父記曰始皇

皇崩胡亥立斯右足是以箕子陽狂披輿避世恐遭五刑者也



此患善曰史記曰紂淫亂不止箕子懼乃佯狂為奴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

兮鳳兮何願大王察王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德之衰

胡夾之聽善曰以其計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

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鳴夷善曰史記曰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

聖人之心有士竅剖比干心觀其心又曰子胥

自剄王乃以子胥尸盛以鳴夷之革浮之江中

應功曰取馬革鳴夷鴟夷楛形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

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漢書音義曰或神不相識相知至白

頭不白蓋如故文穎曰傾蓋猶交蓋駢車也善

相知傾蓋而語何則知與不也故樊於期逃秦之

終日甚結悔何則知與不也故樊於期逃秦之

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善曰史記曰荆軻見樊

之自金千斤邑万家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

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曰乃之柰何軻曰願

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善見臣仁左手

持其袖右手提其胸於斯從之自刎徐廣曰提

下雞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

善曰漢書音義曰王奢齊臣也自齊亡之魏齊

代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

也必不苛生以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

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

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天下為燕尾生

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

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殆欲誅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何則誠有

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善曰惡謂

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孟康曰敬重蘇秦也

奇也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善曰言

中山而尊顯而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人說短於文侯

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

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

喜臙鼻脚於宋宰相中山善曰戰國策不曰司馬

刑曰臙者脫去人之臙也郭笑三蒼解語曰臙膝蓋也范雎摺脇折齒於

魏卒為應侯善曰吏記曰范雎隨魏中大夫須

牛酒須賈以万持魏因陰事告齊以魏相魏之

諸公于魏齊遂使人答擊范雎折脇留齒耻得

出亡入秦為應侯雅曰摺折也力合切此二人者昔信必然之畫

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

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服虔曰殷之末

莊周云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河善曰尔

雅曰水自河出而雍言狄先蹈雍而後入河也

雍一龍切徐衍負石入海漢書音義曰徐行周之末

世新語曰窮澤之民身不容於世死紹介通之義不苟取比周於朝

以移主上之心善曰言皆必不苟取比周朋黨

也六韜曰結連朋黨比周乃權杜預曰比近也周密也故百里奚乞食於

路穆公委之以政說苑鄒子說梁王曰百里奚

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善曰呂氏春秋曰甯戚飯

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鄒子說此二

人豈素宦於朝借與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

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

衆口哉故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

說逐孔子善曰論語曰齊人饋女樂季子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宋信子

冉之計囚墨翟文子曰子罕也冉音任善曰未詳夫以孔墨之

辯不能自免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

積毀銷骨國語冷州馮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賈逵曰銷也衆口所惡金爲之銷

亡積毀銷骨謂積讒善曰毀之言骨肉之親爲之銷成是以秦用戎人由

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強威宣善曰言齊任子

我故威宣二王所以強盛史記曰齊相公卒于威王因齊立威王卒子宣王辟強立張晏曰子

臧越人也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

公聽並觀垂明當世善曰公聽言無私也並觀言無偏也尸子曰論是非

者自公子言之 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子

而後可知也 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讐敵朱象管蔡是矣

史記曰舜弟象傲常當欲殺舜丹朱堯子讐敵未聞尚書曰周公位冢宰羣叔流言乃致管叔

于商囚蔡叔于郭鄰 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

聽則五霸不足侔三王易為北也是以聖王覺

悟捐子之之心而不悅田常之賢

善曰史記曰燕王薈屬國

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齊因伐燕燕王薈死

子之乃亡又曰齊田常殺簡公而立平公平公

即位田常為相五年 封北干之後修孕婦之墓

齊國攻皆歸田常 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

應劭曰紂剽姓 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

者觀其胎產

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讐而強霸諸侯

張晏曰寺人勃鞞也

善曰國語曰初獻公使寺人勃鞞伐公於蒲城

文公踰疆寺人斬其袪及入寺人求見於是呂

孫蕞芮畏偏悔納公謀作亂伯楚知之故求見

公公遽見之伯楚以呂郟之謀告公韋昭曰寺

人掌內袪袂也 勃鞞字霸楚 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

善曰

史記曰

齊桓公

置射鉤

而使管

仲相論語

子曰管仲

相桓公

霸諸侯

一匡天下

民到

受其賜

何則

慈仁

殷勤

誠嘉於心

此不可以

虛辭借也

至夫

秦用

商鞅之

法東弱

韓魏立強

天下而卒

車裂之

善曰商鞅

車裂之

已見西征賦

越用大夫種

之謀禽勁

吳而霸

中國遂

誅其身

善曰史記曰

越王勾踐

奉

國政屬大夫種越平吳以兵北渡淮東乃諸侯
 畢賀稱霸王范蠡乃去遺大夫種書種見稱疾
 不朝人或讒種作亂越王乃賜種劍而自殺
 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
 不悔善曰史記曰孫叔敖楚之處士也虞丘相
 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已之罪也
 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
 灌園善曰列女傳曰於陵子終賢楚王欲以為
 相使使者往聘迎之子終出使者與其妻
 逃乃為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
 善曰言士有功拔心腹見情素善曰戰國策曰
 可報者思必報拔心腹見情素蔡澤說應侯曰
 公孫鞅事孝王王賜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
 竭心謀示情素陳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
 愛於士無所愛惜也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

跖之客可使刺由應勳曰由許由也跖盜跖

戰國策乃觀謂曰單曰跖之狗何况因万乘之

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

于豈足為大王道哉人劄曰荆軻為燕刺秦王

沒也張晏曰七族上至高祖下至曾孫善曰呂

氏春秋曰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曰王

誠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如罪焉執其妻

子濡而揚其灰高誘曰吳王傷加要離罪燒妻

其灰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

眾莫不按劍相盼何則无因而至前也蟠木根

柢輪困離奇張晏曰柢下本也輪困離奇委曲

曰蟠曲也困去倫切

而為方乘器者何則以左

離薄某切奇音衣

善曰器謂服玩之屬容謂雕飾

右先為之容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容形容也

故无因而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祗足

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枯朽株樹功而

不忘善曰談或為游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

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善曰伊管仲懷龍逢比

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

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

劍相賂之跡矣善曰小雅是使布衣之士不得

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

於陶鈞之上張晏曰陶家名模下圓者為鈞以

三論語考比誠曰引五子以而不牽乎卑辭之

語不奪乎衆多之口善曰聖人有深謀善計而

戰國策蘇秦曰卑辭以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

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七首竊發善曰戰國

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弊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

蒙加上乃先言於秦王曰燕願率國乃內臣如

郡縣又獻燕督亢之地圖上家七首見秦王驚

自引而起乃引其匕首以趨秦王通俗文曰日

以王天下

六韜曰文王曰子渭陽卒見呂尚生

開呂尚遇文王立為太師史記曰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俱為師也

秦信左右而

亡周用烏集而王

善曰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塗

也何則以其能越拘牽之語馳域外之說獨

覲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誦諛之辭牽於帷

牆之制

善曰漢書音義曰左右便辟能人可

妾之所止牆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

漢書音

臣之所居也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

此鮑焦所以忿

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

善曰死士傳曰鮑焦

道子貢難曰非其世而采其蔬此焦臣聞盛飾

入朝者不以私汚必砥厉名號者不以利傷行

善曰孔安國何書得曰砥磨石也命故里名勝

毋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

之用人寸可

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善曰淮南子曰墨今欲

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

貫回面汚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

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

趨闕下者哉

枚乘

奏吳王書

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王不納遂去之從梁孝王遊後景帝拜乘為弘農都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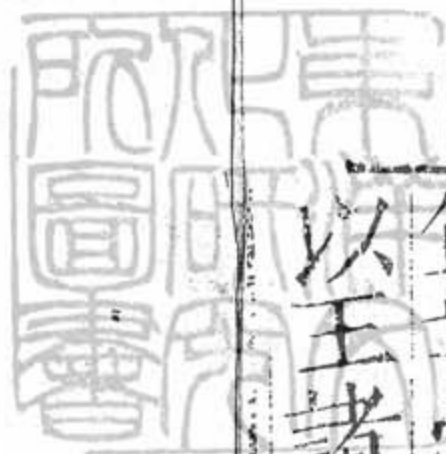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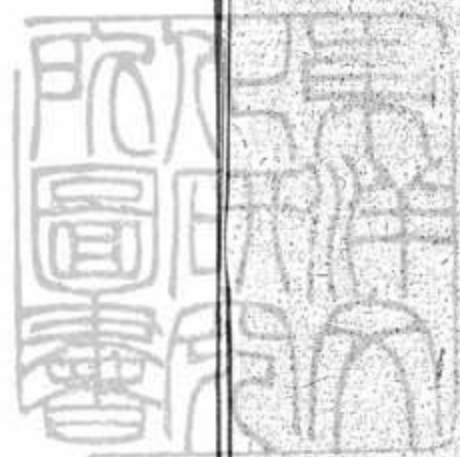
善曰史記淳于髡說鄒忌子曰得全上昌

夫全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无十戶之聚

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过百里

善曰韓子曰舜无置錐之地於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2053

0^m 1 2 3 4 5 6 7 8 9 10^m 1 2 3 4 5 6 7 8 9 10^m



後世而德結史記蘇秦說趙王曰舜死哭之

也以有天下禹死百人之聚以王諸侯賜武之

士不過百里乃天

子誠得其道者也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

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善曰不絕其明言合度也

月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善曰父子喻君臣也

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万

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

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
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蚩甚愚
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

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

以復出善曰孔叢子曰齊襄郭夾欲攻田氏子貢曰今子士也位卑區大殆非子之任

也夫以一縷之任繫于鈞之重上懸之於无極之高下王於不測之深傍人皆畏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真之馬奔車覆六轡文禁繫絕其高墜入干

深其危必矣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蘇林曰臣改

夾曰吾已天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計取福正在

今日言其微切甚急善曰曾子曰能聽忠臣之

言百舉必脫善曰孫卿子曰平則慮險必若所

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善曰諺苑曰晉靈公

其充曰臣去累十二傳某加九為卯其復所欲

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善曰反掌言易也而于

也春秋保乾圖曰安今欲極天命之上壽散无

窮之極樂善曰散也窵万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

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

愚臣之所大惑也趙師古曰走人性有畏其景

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

陰而止景滅迹絕善曰莊子漁父曰人有畏景

而死不知慮于以休景青處以患迹亦愚亦甚矣

濁梁景音影 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



莫若勿為欲湯之滄漢書音義曰滄寒也一人炊之百人

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善曰呂氏春秋曰夫以湯

止由也余不止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

抱薪而救火也善曰夫子已不治其本而救其

也善曰在國東蘇厉謂周君曰券由基楊葉之

中善射去柳葉百步而則百發百中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

然其所止百步之內

耳比於臣乘木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福生

有胎胎服虔曰基內皆始也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善曰

也秦山之雷力救穿石殫極之統斷幹晉人曰

字殫及也極之鯁幹并土四水非石之錯索非

本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七而稱之至石必

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張晏曰乘所轉四萬

石合而稱之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善曰文子曰

必曰盈縮也也法苛難行也多求難贖也寸而度之至丈必

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故

大較易為智曲難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

搔而絕手可擢而抓善曰尺子曰千丈之木始

樟初生可抓而絕廣雅曰搔抓據其未生先其

也字林曰搔先宰切抓壯交切

未形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善曰賈逵國語注曰

礪磨也礪力公切尚書注曰砥磨石也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

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皆理

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

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再上書重諫吳王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善曰胡氏

而却也漢書曰金城郡有榆中縣南距羗祚之塞東當六國之

從善曰漢書曰南夷自雋東比君長十數六國祚都最大祚在洛切六國已見李斯書六國

莫信陵之藉善曰漢書音義曰無忌常藉總五國却秦有地資也明蘇秦

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

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利不同而

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

修我狄之義顏師古曰修恩義以撫戎狄而南朝羗祚此其

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善曰

多秦千倍今夫讒諛之臣為大計者不論骨肉

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禍此臣所以

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李斯書曰譬猶

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劔鋒接必無事矣

善曰說文曰秦謂之蚋楚謂之蚊蚋而銳切齒猶觸也天下聞吳率失職

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

前過善曰謂漢是錯也錯為是大王威加於天

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貴

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韋昭曰隱

東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張晏

南時有二公西郡十七王也善曰此言貢軍行數

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如淳曰

王之府藏也善曰錯出張云錯互出收則謂與

軍遠行也軍一為運錯出謂四方更輸交錯出

獻之而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蒲河不如海

陵之倉如淳曰言漢京師仰須山東漕運以修

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

洲之苑服虔曰吳苑也韋昭游曲臺臨上路不

如朝夕之池張晏曰曲臺長池臺臨道上深壁

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為太

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善曰言王

分之中得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赫然

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

蘇林曰羽林黃頭即襲水戰者

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饒道

善曰吳饒軍自海入河故入魯

國入東海郡以絕其道也梁王飾車騎習戰射

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

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

晉灼曰吳反守

約不齊王殺身以滅其迎

晉灼曰齊孝王將聞也吳楚反堅守距三

國不從後禁布等聞楚與三國有謀欲伐之王懼育殺善曰漢書曰齊王聞吳楚平乃自殺今

乘也言之漢書與

四國不得出兵其郡

晉灼曰膠東膠

此必有一誤也趙四邳鄆此不可掩亦三月

矣

應劭曰漢將麴奇圍趙王於邳鄆也

今大王

以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

張晏曰吳地方千里

梁下屯兵方十里言

張韓將此地

如淳曰張韓安國

王必見制於此也

弓高宿左右

服虔曰弓高侯韓頰當也

也善曰將北地謂將

兵在吳軍之比也

願大王熟察焉

七發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

不安亦少間乎

言玉之美也新垣衍謂魯

疾病間孔安國曰少差曰間也太子曰德謹謝客說文曰客因謝辭也

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方和平太子方富於年

凡人之初者將來之意者久晚安樂日夜無極

邪氣襲逆中若結言邪氣入內而為逆其堅

玉色乃衰素問岐伯曰邪氣內著絕人紛沌澹

淡噓唏煩醒楚辭注曰欽欽啼貌方言曰哀而

不泣日啼噓與歔古字通唏許真切列子曰季

梁病矯氏曰病由積寤煩散也二長詩傳曰病

酒曰惕惕怵怵不得瞑尚書曰怵惕惟萬中

不得卧者是虛中重聽聞人聲素問曰何謂

尊則虛黃帝八十一精神越漑百病咸生春秋

問曰陰病惡聞人聲精神越漑越散聰明眩曜悅怒不

也鄭玄毛詩箋曰漑發也聰明眩曜悅怒不

平王逸楚辭注曰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

有是乎鄭玄禮記注曰廢止也毛萇詩傳曰廢

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至於

是也言賴君之力天下太平故容曰今夫貴人

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

無所禮記曰孔子曰古者男子外有傅父內有

曰夫香美臙味甘曰病形厚酒肥肉臙理皓齒而損精說文曰臙腴易破也

也池真切說文曰衣裳則雜選曼爇燂燂熱暑

曼擊細也說文曰燂火熱也雖有金石之堅猶

將銷鑠而挺解也韓子曰雖與金石相弊兼天

注曰挺猶動也賈逵國語注曰鑠銷也况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

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脉之和且

夫出輿入輦命曰廢痿之機呂氏春秋曰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

以自佚命曰怡廢之機高誘曰怡至也廢機門內之位也乘輦于宮中游翊至於廢機故曰務

以佚也枚乘引怡廢而為廢痿未詳乘之謬洞為好奇而改之聲類曰怡詞理切廢渠月切

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呂氏春秋曰室大多陰臺高多湯多陰則廢多

陽則痿其陰陽不適之患也高誘皓齒娥眉命

曰伐性之斧呂氏春秋曰靡鼻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曰伐性之斧高誘曰

靡鼻細理弱肌美色也皓齒謂齒如瓠犀也甘鄭國淫僻以其淫僻滅亡故曰伐性之斧也

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以相強命曰爛腸之

食高誘注曰老子云五味實口爽腸故謂之爛腸之食廣雅曰脆弱也清歲切醲厚之味也

今太子膚色靡鼻四支委隨筋骨挺解王逸楚辭注曰

靡細也鼻澤也血脉淫濯手足惰窳淫濯謂過

隨不能屈伸也也爾雅曰淫過也又曰淫大也郭璞方言注曰惰解惰也應劭漢書注曰窳弱也餘乳切越

女侍前齊姬奉後越絕書曰越王節美女西施

日越王勾踐竊有天下之遺西施鄭巴越不敢

當使獻之大王吳王夫悅齊姬齊女也毛詩曰

豈其取妻必齊之妾如淳漢書注曰姬衆妾之總稱也往來游醺縱恣于

曲房隱間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

所從來者至深遠淹滯未久而不廢注曰淹久

也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史記曰扁鵲勸

海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得長桑君禁方親病

盡見五臟韓子曰扁鵲謂晉栢侯曰君有疾在

腠理猶可陽熨若在骨髓司命不能整也栢侯

初不信後病遣召扁鵲鵲逃栢侯遂死又曰巫

咸雖善祝不能自被也今如太子之病者獨宮

賈逵國語注曰尚且也

世之君子博見強識禮記曰博聞強識承問語

事變度易意楚辭曰願承常無離側以為羽翼

高誘注呂氏春秋淹沉之樂浩蕩之心遁佚之志

秋曰羽翼佐也其奚由至哉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

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哉

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言可無用藥石惟可

于問長梧子曰夫子以為孟浪不欲聞之乎太

子曰僕願聞之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

周禮曰龍門之琴瑟孔安國尚書傳曰龍門山

在河東之西界魯連子曰東方有松樅高千仞

長

漸兮雉朝飛宋玉笛賦曰文字秀漸兮鳥華向虛

整兮背槁槐說文曰槁與依絕區兮臨迴溪飛

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

行蚊蟻蟻聞之柱喙而不能前周書曰蚊行

蚊行也凡生類之行皆謂之蚊又曰蟻蟲也居

羽切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彊起聽之

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搗牛之腴菜以筍蒲說文曰搗以芻草養

肥者毛詩曰其救維何維筍及蒲也肥狗之和

胃以山膚楚真之食安胡之飯禮記曰士無故

和羹也鄭玄禮記注曰芼菜也調以菜調和之

也胃與芼古字通山膚未詳楚茹山也禾可以

為食淮南子曰苗山之錠高誘曰苗山楚山也

安胡未詳一日安胡彫胡也宋玉賦賦曰為臣

炊彫胡搏之不解一啜而散禮記曰無搏飯徒

也穿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呂氏春秋曰

劣切於味又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能躡之臠

勺藥之醬左氏傳曰宰夫需熊蹯不熟方言曰

和齊鹹酸薄耆之炙鮮鯉之鱠薄耆未詳一日

茹菜之總名也。蘭英之酒酌以滌口。漢書曰百未晉酒布蘭生晉灼曰布

列芬芳若蘭之生。山梁之饗豢豹之胎。論語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

鄭玄曰孔子山行見一雌雉食其梁粟杜預左氏傳注曰豢養也音宦文韜曰武王伐紂得三

大夫而問之曰殷國將有天下乎對曰有殷君陳玉杯象箸玉杯象箸不蓋菽藿之美必將熊蹯

胎小飯大饗如湯沃雪。說文曰獸飲也昌阮切沃雪言易也語孔子

曰人之棄惡如湯之滌雪焉。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強

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漢書曰趙地鍾岱石比道近胡寇如淳曰

鍾所在未聞石山險之限在土黨齒陽呂氏春秋曰岱故馬註宜馬齒至之車未詳或說曰公

全傳曰先軫謂晉侯曰君馬齒至也言以齒至馬驚車也戰國策曰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

太行前似飛鳥後類距虛。黃子白駿馬有晨風黃鵠皆取鳥名馬言

走疾若飛也。范子曰千里馬必有距。稱麥服處虛呂氏春秋曰距虛鼠而後兔前。

躁中煩外。以稱麥分劑而食馬馬肥故中躁而外煩也王逸楚詞注曰稻梁稱麥絮

黃梁左氏傳慶鄭謂晉侯曰今乘異驪堅轡附產將與人易張脉債與外強中也。

易路。易平也。於是伯樂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為之御。秦缺樓季為之右。

呂氏春秋曰古之善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文子曰伯樂相之。王良御之。史記曰周繆王使造父為御。西巡狩。秦缺未詳。韓子曰夫獵託車與之安用六駕之足。使王良佐。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今舍車與則雖博季之徒

無時及獸矣許慎淮南子注曰樓季魏侯之弟也此兩人者馬佚能止

之車覆能起之兩人秦缺樓季也家語顏回曰東野之御善則善矣其馬將必

也於是使射于鎡之重爭千里之逐史記曰田忌數與齊

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有上中下輩於是謂田忌曰吾弟重射臣能令君勝

忌然之與射千金及臨質子孫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之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知

與彼下駟既馳三輩而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千金賈途同語注曰一鎡二十四兩韓子曰王

子期為趙簡王取道爭千里之發也此亦天下之至駭也太子能

強起乘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

右湖其樂無有景夷臺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荆山在荊州郭璞山海經注曰

汝水出魯陽山吏北入淮汝海稱海大言之也戰國策魯君曰楚王登京臺南望攬山左江右

湖其樂之忘死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無有天下無有

命草木趙故孟子注曰命名也比物屬事離辭連類孔子

曰多言繁稱連類比物也韓子浮游覽觀乃下置

酒於娛懷之宮娛懷宮名也連廊四注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

也四注臺城層構紛紜玄綠輦道邪交隍池紆曲

黃堂為隍溷章白鷺孔雀鸚鵡名未詳鸚鵡

鶻翠鬣紫纓鬣首毛也螭龍德牧邕邕群鳴龍

德牧並鳥名未詳尔雅曰邕邕鳥聲和也陽魚騰躍奮翼振鱗曾子

魚皆生於陰而屬於陽故鳥魚寂寥等蓼蔓草

芳荈言水清淨之人生受蓼二草也上林賦曰

書曰受蓂草也夫尤切蓂音借毛萇詩女桑河

傳曰蓂水草也力鳥切荈古蓮字也

柳素葉紫莖毛詩曰倚彼女桑毛萇曰女桑柔

旁赤莖也苗松豫章條上造天苗松未詳一日苗

也孔安國尚書梧桐并欄極望成林張揖上林

傳曰造至也欄樓衆芳芬鬱亂於五風潘甲開山圖曰女媧

下五風從容倚靡消息陽陰消滅也息生也林

故或陽或陰也文子曰與陰俱列坐縱酒蕩樂

閑與陽迭開消息或為須臾也

娛心景春佐酒杜連理音孟子景春曰公孫衍

哉孟子曰是馬得為大丈夫劉熙曰景春孟子

時人為縱橫之術者史記曰上召子弟佐酒如

淳漢書注曰今樂家五日一滋味雜陳肴糝錯

習樂為理樂杜連未詳也

諛王逸楚詞注練色娛目流聲悅耳澤蒼曰練

曰流於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穎

上林賦注曰激衝激急風也結風回風亦急風

也楚地風氣既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

急風為節其樂促迅哀切也淮南子曰揚鄭衛

之皓樂此齊民所以淫泆沉酒也許慎曰鄭衛

新聲所出圖也皓樂音使先施徵舒陽文段于

倡也皓下或有齒字誤

吳娃問姬傳予之徒

皆美女也先施即西施也戰國策魯仲連謂孟嘗君

曰君後宮十妃皆衣縞紵食梁肉豈毛廋先施

共徵舒段干傳予皆未詳一曰左氏傳曰楚莊

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今納夏姬貪其

色也史記曰夏姬徵舒母也淮南子曰不待脂

粉西施陽文也許慎曰陽文楚之好人也吳娃

已見上文孫卿子曰問姬子奢莫之媒韋昭漢

書注曰問姬梁雜裾垂髻目窕心與司馬彪子

王魏嬰之美人雜裾垂髻目窕心與虛賦注曰

鬢燕尾也窕當為挑史記曰目挑心

招張晏漢書注曰挑嬈也髻所交切

杜若言引流波以自潔雜杜若以為

蘭澤芳澤雜芷若以滿之神女賦曰沐蘭澤含

芳若燕服而御尚書大傳曰古者后夫人至于房

此亦天下之靡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能

起游平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為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軫之輿乘牡

駿之乘廣雅曰馴擾也說文曰騏馬驪文如綦

輶鄭玄曰如今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周弓

西施

孟嘗君

楚莊

夏姬

吳娃

西施

陽文

楚之

好也

吳娃

已見

上文

孫卿

子曰

問姬

子奢

莫之

媒

韋昭

西施

孟嘗君

楚莊

夏姬

吳娃

西施

陽文

楚之

好也

吳娃

已見

上文

孫卿

子曰

問姬

子奢

莫之

媒

韋昭

西施

孟嘗君

楚莊

夏姬

吳娃

西施

陽文

楚之

好也

吳娃

已見

上文

孫卿

子曰

問姬

子奢

莫之

媒

韋昭

西施

孟嘗君

楚莊

夏姬

吳娃

西施

陽文

楚之

好也

吳娃

已見

上文

孫卿

子曰

問姬

子奢

莫之

媒

韋昭

類似莎 而大 陶陽氣蕩春心薛君韓詩章句曰陶陽也陽氣春也神農本草

曰春夏為陽是薛曰目極千里傷春 王逸曰蕩春心蕩條也 逐狡獸集輕禽

言射而矢集於輕禽也左氏傳曰楚君親集矢於其目闕子曰矢集於彭城之東並以所止為

也 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窮相御之智

巧文子曰無相御之勞而致千里也 恐虎豹懼鷲鳥爾雅曰 逐

馬鳴鑣魚跨麋角逐馬馳逐之馬鳴鑣亦鑿於

麋之角也 履游麇兔蹈踐麋鹿汗流沫墜寃伏陵窘

陵猶促也說文曰窘迫也 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乘矣此校

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強起游乎李奇漢書注曰以五校出獵

太子曰僕病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

淫而上幾滿大宅周書曰民有五氣喜氣為壽

客見太子有悅色遂推而進之曰真火薄天兵

車雷運鄭玄詩箋曰冥夜也廣雅曰薄至 旌旗

偃蹇羽毛蕭紛馳騁角逐慕味爭先徼墨廣博

觀望之有折墨燒田也言逐獸於燒田廣博之

也說文曰圻地圻圻也 純粹牲牲獻之公門尚書父詩

神祇之牲牲孔安國曰色純曰牲休完曰全 應邵漢書注曰蒼淳也毛萇曰獻豸于公

子曰善願復聞之

容曰未既孔安國曰尚書傳曰既盡也於是榛林深澤煙雲

闇莫兕虎並作莫問貌也說文且實也毅武孔猛袒裼

身薄主氏傳曰致果万人毛長詩傳曰孔甚也

安國尚書傳曰薄也相楊暴虎毛長曰袒裼肉袒也白刃礚礚矛戟交錯莊子孔子曰

死若生者列士之勇也六韜收獲掌功賞賜金

帛鄭玄周禮注掩蘋肆若為牧人席張揖上林賦注曰掩

覆也毛長詩傳曰肆陳也旨酒嘉肴羞魚膾炙以御賓客

曰旨酒思樂又曰加肴脾臠又曰包鱉鮮魚鄭玄曰無火熟之漢書東方朔曰生肉為膾

曰以術密客也涓觸並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決絕以

諾言游獵歡宴忠誠乃之必不有悔真信之色

形于金石毛詩序曰貞信之教興家語孔子曰

之則樂故志誠感之通千金石而况人乎哉高歌陳唱萬歲無斃安

國尚書傳曰歎厭也此真太子之所喜也能強起而游乎

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為諸大夫累耳然而有

起色矣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孔安國尚書傳曰與諸侯

遠方交游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漢書

國屬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在之所到則



卹然足以馭矣卹然驚貌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

者所揚汨者所温汾者所滌沔者尔雅曰駕凌也杜預左氏

傳注曰軼突也蒼頡篇曰擢抽也孔安国尚書傳曰汨亂也古丈切温汾轉之貌也尔雅曰誠

沔也郭璞曰謂摩近沔許乞切雖有心畧辭給固未能縷形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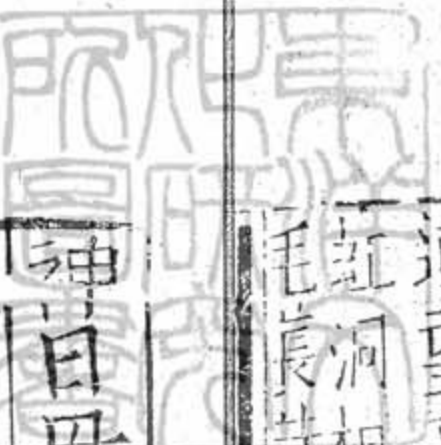
所由然也畧智也楚恍兮惚兮聊兮慄兮混汨

汨兮老子曰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忽兮恍兮俶兮儻

兮廣雅曰俶儻卓異也浩瀟瀟兮恍曠兮兮乘意乎南山

通望乎東海尔雅曰乘執也虹洞乎蒼天極慮乎崖浹

虹洞相連貌也莊子曰出於崖浹毛萇詩傳曰浹崖也虹胡洧切流攬無窮歸



神日毋言周流觀覽而穷然後歸神至日所汨出也春秋内事云曰者陽德之毋汨

垂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方言曰汨疾或貌也為卑切或

紛紜其流折兮忽繚往而不來言衆浪紛紜其流曲折或錯繆

俱徃而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怠朱汜盖地

名未莫離散而發曙兮内存心而自持莫離散謂精神

不離散也發曙發夕至於是藻槩胷中灑練五

摺也說文曰曙旦明也藏毛萇詩傳曰槩絲也槩与灑同澹澈手足頽

濯髮齒澹澈猶洗滌也澹胡敢切投弃恬怠愉

寫典濁方言曰愉脫也王逸楚辭分决狐疑發

皇耳目

楚辭曰心猶豫以狐疑謚法曰當是之明者曰皇也風賦曰發由耳目

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偃超躡發瞽披龍而

觀望之也

廣雅曰偃曲也柳禹切淮南子曰遺躡者履然躡跛不能行也必亦切

况直眇小煩懣醒醲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解

惑不足以言也

素問黃帝曰發蒙解惑未足以論也太子曰善然

則濤何氣哉

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

聞百里

言声似疾雷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言

令江水逆流山出内雲日夜不止

山内雲而日夜不止三也

行溢漂疾波涌而濤起

小雅曰行散也其始起

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

說文曰淋上山下

曰沂漂也

其少進也浩浩澄澄如素車白馬帷

蓋之張

浩上深廣之貌也澄上其波涌而雲亂

擾七焉如三軍之騰裝

高唐賦曰奔揚踊而相擊雲與声之需上雲乱

也許直淮南子注曰裝束也

其旁作而奔起也飄七焉如輕

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

以蛟左若馬而駕之其數六也

淮南子曰昔馮遲太白之御六雲霓游也浩微霧驚忽荒許慎曰馮遲太白河伯也

蜺前後駱驛

蜺也及濤之勢若素與而馳言其

長顛也 印印据据疆也 莘莘將將高貌也 据据

疆也 相隨之貌 据据於切 莘莘多貌 壁壘重堅

也 將也 高貌也 莘所巾切 莘或為萃 壁壘重堅

皆雜似軍行 太公陰符曰 并我勇力 重堅壁壘

也 協韻 侗隱凶 磕軋盤涌 裔原不可當 軋盤无琅

也 盤磚廣大貌 觀其兩傍 則滂渤怫鬱 闇漠感突

上擊下 律有似勇壯之卒 律當為碑 突怒而無

畏 蹈壁衝津 窮曲隨隈 踰岸出追 說文曰 隈水

曰 觸旁力激 堆崎郭璞曰 沙堆也 都迴 遇者死

當者壞初發乎 或圍之津涯 芟軫谷分 或圍蓋

言涯如轉而谷似例也 一日涯如草轉也 方言

曰 芟根也 謂草之根也 一本无芟字 許慎淮南

子注曰 迴翔青篾 銜枚檀栢 青篾檀栢蓋並地

也 銜枚水无声也 周礼曰 銜枚氏 鄭玄 弭節伍

子之山 通厉骨母之塲 弭節已見上文 史記曰

吳人立祠於江上 因名胥毋 山王逸楚辭注曰

高厉 遠行也 越絕書曰 闔廬曰 食鯽山 畫游於

胥毋 疑骨母 凌赤岸 篳扶桑 橫奔似零行 赤岸

字之誤也 名也 曹子建表曰 南至赤岸山 謙之南 徐州記

客曰將為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畧者論語注

曰方道也晉灼漢書注曰資材量也若莊周魏牟楊失墨翟便蚘

詹何之倫呂氏春秋中山公子牟謂詹何身在

牟謂公子也詹子古得道者也淮南子曰雖有

鈎鉞芳鉤加以詹何蚘螺之數統不能與網罟

爭得也高誘曰蚘螺白公時人宋玉集曰宋王

與登徒子偕受鈎於玄淵土畧曰蚘子名淵楚

人也然三人蚘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

殊其一人也是非家語曰十商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孔老

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漢書張良曰

籌之音義曰以籌度之也直流切史記蒯北亦

通曰以此叅之乃不失一老或為左也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辯士明之乎人是太子

據几而起日渙乎若一惡聖人辯士之言恣然

汗出霍然病已忽汗貌也莊子曰泚我汗

出忽乃顯切霍疾貌也

口乙一



